

# 扫叶山房究竟在上海哪条街?

龚 静

汪曾祺《读廉价书》之“扫叶山房”篇中提到他在上海的一间书店买过一些不算善本的书,“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……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,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,白连史纸,字颇小,但行间加栏,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。所印书大都几册一部,外加一个蓝布函套。挑选的都是内容比较严肃、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,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梦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。”他说“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,都已失去了。”文章写于1986年,“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,我不记得了,印象中好像在

上海四马路。”汪曾祺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在上海驻留了一年七个月左右,在一家私立致远中学教书。除了教书和写作,“在上海,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。有时陪黄裳去,有时我自己去。”(《读廉价书·旧书摊》)。致远中学位于当时的福煦路(今延安中路)一条叫辅德里的弄堂内(此处如今已为延安路高架),为市中心所在,“往南不远是霞飞路;往北,穿过两条横马路,便是静安寺路、南京路”(汪曾祺《星期天》1983年)。去四马路(今福州路)当然也是方

便的。不过,扫叶山房当时是在福州路上吗?20世纪40年代的福州路乃彼时上海热闹所在,除了有诸如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等报馆杂志社之外,多见文具店、茶馆、酒楼戏楼,清末民初有“东段书报出版,西段风月娱乐”之说。书店有,基本规模不算大,倒是附近的棋盘街(今河南中路)才是书局集中的一条路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书局总部都在这里。

我翻开《老上海百业指南》,在该书上册第八图上看到了扫叶山房,位于棋盘街(今河南中路)129号,地图上标识为“扫叶山房书林”,左隔壁133号孙广兴钟表号,再过去为广益书局,右邻127号为合众教育用品社。按图索骥可知扫叶山房不在四马路(今福州路)。不过河南中路和福州路直角相邻,从河南中路走到福州路,或者反过来,都顺道,六十几岁的汪曾祺回忆二十岁时逛旧书店,记忆有点差错也是正常的。

汪曾祺说:“我不知道这家店的老板是何许人,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,他也想谋利,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益的事。”网上查了资料,360百科“扫叶山房”词条下有很多资料,开头简介如下:“扫叶山房是一家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老牌书店,最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,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内,后于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,又在租界棋盘街设分店,称‘扫叶山房北号’”。青年汪曾祺去的就是这家。“店主席氏,先世居苏州洞庭东山,于明末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设此扫叶山房”。扫叶山房之名源于“校书如扫落叶,随扫随落”之含义,又有种说法是当地有一位刻书家叶氏,很有名,席与叶两家相争,“扫叶”之名自是胜出之意。据介绍,扫叶山房出版各种书籍,经史子集、字典尺牍、旧小说、中医国药书等,均为石印,木版线装都有。

网上找到一张旧图,乃扫叶山房发布的竖版繁体字广告图片“新书发兑”,我句读录一下:“袖珍日知录集释价洋二元金,台书院课十录初二三四集洋七角,四书会要录洋一元二角,清河书画舫洋一元二角,徐灵胎医书六种附录洄溪医按慎疾刍言共八种洋一元六角,此外新刻各书籍名目繁多,不能备载,顾客者,请至各书坊内或本坊选择购取不误。苏州阊门内中市街。上海大东门彩衣街老扫叶山房谨启”。此处署“老扫叶山房”在彩衣街,棋盘路的自然就是扫叶山房北号了。

我又搜索到一张应该

是扫叶山房出版发行的旧书扉页,“扫叶山房石印”字样下有扫叶山房的瓦当形朱文篆刻印,再往下印有“发行所”,发行所下罗列五家部门:上海棋盘街,上海彩衣街,苏州阊门内,汉口四官殿,松江马路桥。扫叶山房的布局建制一清二楚了。松江1958年才归属上海市,清代属江苏省松江府,所以与上海并列一地。至于彩衣街,

街。上海大东门彩衣街老扫叶山房谨启”。此处署“老扫叶山房”在彩衣街,棋盘路的自然就是扫叶山房北号了。

养了两只鸟后,清理鸟粪的工作量陡然增加。起初觉得

养鸟好重啊,久了也就闻不出

来,大概我身上也是一身鸟味。有时朋友以为我衣服沾染了牙膏,但我自己知道,那可能是牙膏,也可能是鸟粪——养了什么宠物,就会对它的大便习以为常。我以前不理解路上偶遇的狗主人如何能面不改色

地用纸巾包起狗狗的大便,一

点也不嫌弃,现在我也明白了,养鸟后一眼就能辨认哪一坨屎是哪一只鸟拉的。我还把鸟粪刮到花草的土壤里当作肥料。

王四的粪很特别,像一截断了的粉笔头,又白又粗。有时它吃了薄荷叶子,粪就微微泛绿。鸟类的肠子短,真的很好

地诠释了那句“you are what you eat(人如其食)”。

然而养幼鸟真不容易,王四只陪伴了我们两个月不到,

至今我也不明白它怎么就一动不动了。也许是淋了雨,也许是吃坏了东西,它总爱啄食花花草草。我们把它埋在了小区的花园里,并给它做了“头七”。我有一阵子不怎么愿意往窗台上的鸟笼看,笼子里又只有王三了,就好像王四从来

没有来过一样。窗台上还留着王四的鸟粪,滋润着它最爱啄的那盆薄荷。好奇怪啊,它已经深埋于土下了,它的粪便却还那么新鲜。

不久黄梅雨季来了,窗台渐渐湿成一片,那些白色的、黄

绿的小碎点渐渐隐去。后来我又遇见了其他小鸟,就像飞走了王二,迎来了王四一样,窗台上又出现了其他形态的鸟粪。

生命大概就是这样,除了季节的轮回,还有鸟粪的交替。不会忘记,有这样一只小鸟,曾经来到我的世界。

王四是公的,原来的王三是母的,看鼻翼颜色可以分辨。买好鸟,我还想看看蝴蝶兰,王大就蹲在地上,逗弄一对虎皮鹦鹉。这时王三显得很老,而王四到底是幼鸟,充满了

“夜光杯”刊出了杨柏伟兄的《集邮家周煦良》一文,很巧,我在不久前有幸得到同时也是翻译家的周煦良旧藏——王科一译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豪华本,那就也来说一说。

王科一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翻译家。他是安徽太平人,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国文学系,历任新文艺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。

他译有薄伽丘《十日谈》(与方平合译)、奥斯卡《傲慢与偏见》、狄更斯

《远大前程》和朗费罗《海华沙之歌》等世界文学名著,在文学界享有盛名。令人痛惜的是,王科一在“十年浩劫”中含冤离世,年仅四十三岁(1925—1968)。否则,正值壮年的王科一一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经典译本。有论者认为,王科一之死是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悲剧。

王科一译这本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是印度作家安纳德(Mulk Raj Anand, 1905—2004)的中篇小说。安纳德是英国哲学博士,在南亚艺术史研究上也颇有造诣,后致力于文学创作。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是他前期的代表作之一,小说通过厕所

清洁工巴克哈无意间触碰到高级种姓

译者名均烫金。封二正中还粘贴有一枚方形说明页,照录说明页上的文字如下:

安纳德博士所著杰出小说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的王译本,初版除印

行普及本16000册之外,特加印豪

华本10册,专供藏书家赏玩。豪

华本之编号除赠送原作者安纳德博士

一本另有号码外,国内九本为

0001—0009,每本均有译者王科一

之亲笔签名,此本为0002,谨赠予

周煦良先生。

其中,“王科一”“2”和“周煦良先生”这些字是用黑色钢笔填写的。这段画龙点睛的文字说明明确

告诉我们,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初版

16000册(与版权页所示相一致)之

外,还另印了10册编号“豪华本”,

“专供藏书家赏玩”。而我所得的正

是编号0002,受赠人正是周煦良。

其中,“王科一”“2”和“周煦良先生”这些字是用黑色钢笔填写的。这段画龙点睛的文字说明明确

告诉我们,《不可接触的贱民》初版

16000册(与版权页所示相一致)之

外,还另印了10册